



花環

孫席珍作

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

1928.

槐花

勸君莫惜金縷衣，

勸君惜取少年時：

花開堪折直須折，

莫待無花空折枝。

——杜秋娘。

他坐在半卷紗帘的西窗下，對着寂寂的夜色。翠屏山遠遠地橫臥

在面前，沒有月光，松枝的搖曳也辨不清楚，只迷糊如像一江的蘆葦。紡織娘的機杼聲暫時靜息，螻蛄也停止歌唱，賸了螢火一隊隊提着燈籠游行。十五年的枇杷樹今夏偏沒有結果，這時候節氣早已過去，看看葉兒也已有些枯萎；幾棵盆竹，生得幾乎同聖誕樹一樣。

他二十八歲由海外浪游歸來，便到這裏來隱居。每天伴着自然，布衣菜根，沾沾自喜。——如今他的思潮，直如蘇州河裏的水一般地平靜。

秋已來到人間，他滿心地希望着有一場秋雨，奏起繁密優美的音樂，破這久旱的沈悶。信口念出春雪做的秋雨的詩句來，不禁迴想起十年前的事情，都還歷歷記得清楚，微微地感得可笑而且悲傷。

槐花好像飛雪一樣，一朵一朵地，蓬蓬勃勃地墜在地上。井欄旁如堆着碎玉；落入井中，漂浮在清冷的水上。

滿院裏密織着樹影；除了槐樹，還有榆青和木槿，女牆邊垂着薜荔。朝陽照着一座石砌的高樓，樓影却很修長。

禽鳥弄着 Mandoline，各自彈出不同的音調。飛機在葉叢之外的高處翱翔，嗡嗡地羣蜂似地響着，望去好像一隻鶴鷹。地下有幾個螞蟻忙碌地走着，有馱着食物的，有在那里徘徊的，有的是急急地趕着歸途。紫燕颺地掠過，其疾如箭。

其餘還有些人，他和四個女郎倚在綠色的欄邊，看槐花做那 Fox Trot

10式的跳舞；舞衣的四周滿散着沈沈的幽香。那時春雪還沒跟他要好；她雖也在人叢中，但獨自表示出一種傲岸孤潔的神氣，滿含着中古時代閨閣的風態，彷彿斷碣殘碑中立着獨一無二的雕像。她的光照臨着人衆，使人起一種敬慕而欲近的感覺。

七娟同他要算最好罷，便是在午後的酷熱時，陽光已射入欄干，她們還手執着書同看槐花，何況涼沁的清晨呢。

「你又去做什麼？」他跑到院中，七娟問他說。他只向着她痴憨地笑。

「我喜歡這槐花。」七娟又說了。

「Lily，我給你采掇。」他便低下頭去。却看見落在地上的槐花，

多已被踐踏，片片粉碎，都葬污泥，便覺有些惋惜，用手去撫摩，好久忘記立起來。

「給我采花呀，又發獃了。」

他笑着到井邊去洗了手，井水滴漏得很是好聽。

他先采了幾朵，因為撩不着，便在低垂處排了一吊花朵最密的枒枝，用手攀着，不住地搖。槐花夾着露珠如急雨似地落下，花兒墜了一地，露水濺了一身。

大家都笑了。七娟喊說：「回來，回來罷。」

他笑嘻嘻地，手裏拈着幾朵槐花，走近欄邊來。他滿腔勝利的歡喜，並不覺得自己的白衣盡已沾着淚痕。

「送給你的。」他將槐花交給七娟。

「誰希罕這些個，你看你的衣裳哪。」她似乎有些怒了；大家都向着他笑起來，笑中却没有春雪，原來她早已走了，然而他臉上仍不禁滿泛起紅雲。

槐花依舊如飛雪一樣，一朵一朵地，蓬蓬勃勃地落下，滿院裏徧布着沈沈的幽香。

是一年之後的新秋の早晨。春雪家的侍者引他進了會客廳。掀開簾子，便微微聞到一股氤氳的清香——屋裏供着好幾盆海棠。

有紅的，有白的，有緋的；有的正在輕舞，有的正在睡眠，有的

如二九的女郎的含笑，有的如薄命的侍妾的嗚咽。

雙鬢如雲，白衣如雪，主人的慈肅的姿態，靜靄的面龐，正如一朵初放的白海棠。

「你近來常到K和F家去嗎？」春雪問。

「現在嗎，我是萬事無心，我也無心同她們往來。」

「啊，你真是——」她微微地笑了。

「我真是什麼？」他沈下臉來問。她並不理他，卻顧自低頭玩弄那采下來的海棠花瓣。

「現在我的心境很不好；回首往事，常常下淚；便是小院中的槐花，也覺得可懷。」

「可不是？幾天來細雨簷聲，不禁回想到去年，那時我們是如何地澹蕩。但世事只好看透些，究竟人生能有幾何呢？」她說了，大家默默無語。她依舊用兩手弄着海棠。

幾次他向她要，她嬌羞地連雙手藏在身後，隨即揉成團子丟了。他微微頷首，默誦着唐六如的妒花歌，不禁細微地笑起來。她不解他爲的什麼，但也望着他清粼地笑。

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你笑什麼！」

五點鐘的流連，他終於掀開簾子出來了。

「是不是不要了？」她拿着草帽交給他，這樣地問。

歸路中，他又記起海棠來，便暫時把槐花忘記，心裏只惦着：「海棠好呢？主人好呢？」

已涼天氣未寒時，他正訪了K歸來。彷彿帶了傷的鳥似的，一步步緩緩地在沈浸于秋的殺氣的街上走。一切叫賣的聲調中，都帶些悲顫；落花生成堆地擺着，柿子紅得像硃砂一般。

但他對於這些，並無顧盼流戀之意。他只想着剛才的情形，恍如做了一夢：——K家既出京，爲何她不給我通知？然而黑漆的大門口是，明明寫着「K宅出京」幾個字。

他又想起去年的事來。

他們是同班的同學，她對他很是親熱。有時他偶然曠學，她必替他代領一份講義。有一次一同上課，看看講義快完了，他倆還都沒有得到，她便趕快去取了兩份來，把一份來分給他。

烈火熏蒸似的一天，午闌後，槐花蔭下，長晝無人。他坐在石階上，手叉着腰，靜靜地唱着蘇武牧羊的歌曲；她站在他旁邊，用略略帶些含蓄的次高音，拊掌相和，那聲調是不可捉摸的縹緲。

她噴責他太會笑，「你只有這個缺點；其餘都是很好的。那些人他們都使我討厭。」

一別一年，沒有去看她一次，不想竟是鴻泥燕影。槐花節氣早已過去，她也不知往那里去了？

在城外的一座廟裏得到『要出嫁』的消息之後，隨又聽說她病了。然而他總沒有勇氣去她家問聲明白。直到六個月之後，她來了一張「敬祝新年快樂」的賀箋，知道這是在家裏寄的，諒來還沒有出嫁，病也已全愈了。

後來去了兩封信問她，也沒得到回音。這樣淡漠的交情，只因兩個月槐花小院的盤桓，竟在他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痕印。

從南方旅行回來，到醫院去訪七娟的病。她已不能起坐，終日偃

臥在牀上。臉色白得如霜一樣，眼眶深陷，烏黑的頭髮亂蓬蓬地披散着，兩隻手也只賸得皮和筋骨。這是生命已不長久的徵候。

天陰陰地，人寂寂地，醫院裏充滿了淒涼的景象。病室的窗外也有幾株槐樹，但花兒早已落盡了。

「唉，你怎麼就病到這樣呢！」他的淚忍不住直流下來。

「英呵，我們將不能再見了。……」

「唉……，不要緊的，Lily，你靜靜地睡罷。」

「英呵，不是的！你是有爲的人，你好生望前進罷，只我是不能陪你的了……。」

他想安慰她幾句，聽了這些話，竟無從再說起，只有哭的分兒

了。又恐過于傷了她的心，只好告辭退出。走出院門，覺得眼前迷糊，不辨西東，胡亂跨上一輛車子回家來了。

第二天半夜，他見七娟走來同他話別，依舊是那般嬌小，水菱色的上衣，青色的裙。

「從此我們永別了。」

他從夢中哭醒過來，「Lily死了！」客寓中孤苦伶仃，任是怎樣痛哭，誰理會他；坐待着天明，摸摸衣襟和枕套都已濕透了。

他穿了素衣，奔到醫院，想起平日的綢繆，不覺嚎啕大哭。雖然人生在世，早晚終不免一死，然而客觀的見解，豈能慰藉主觀的悲情。

後來他曾做過幾句詩哭她。現在已記不起這些詩句了。

西風過處，吹開那家簾幕。花壇裏非常淒涼，只有三三兩兩的秋蛙一上一下地飛着，似乎猶戀着餘香。

這屋裏春雪是不曾來過的，而且信也久不來了。他自己也覺得太微小了，原也不及人家。誰知道這樣大的世界上，有誰是真心愛我的呢？

現在他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了，靈機盡失，說話都沒有次序。每天播弄那些書葉；對着案上的鏡子，看看自己的憔悴的瘦影，不免自憐，那眼淚便似斷線珍珠直流下來。想從小落拓飄零，一兩年來，又自

多愁多病，白糟蹋了身子；人生在世，真正有何意趣，不覺灰心。

秋夜的鷄聲從夢中喚醒他來。看看殘燈還兀自點着，披衣趿鞋而起，推窗見月光初移到牆上，知道時間還早；一時興奮，便把東西略略整理了，天才微微發亮。開出門來走在街上，迎面的冷風吹來，一連打了幾個寒噤，知道秋寒正厲。

街上靜悄悄地沒有行人，只幾個荷槍的巡警袖着手默默地站着。一直跑出城，只是六點鐘的光景。護城河裏的水活活地流着，展開臂膀，幽咽地唱着歡迎他的歌。他點點頭，想縱身跳下去，忽然間發見自己的影子，映在水中非常分明，不覺嘆了口氣，轉身走回家來。

自此精神越發頹唐了，簡直是入了病態。大家對他都帶着歧視而

且詫異的心理；他處着這樣環境，越發覺得這世界是不可一刻棲留的，在幾許鄰人的鼾聲的包圍中，睜開眼來，憶起自己的身世，籌算自殺的條件是十足了。

繁雨滴在屋脊上，滴在瓦甕上，滴在夾竹桃的葉上，更和着簷前鐵馬的聲音。情感激到極高度，便仰起身來，燃亮了燈，取出一條花繩；徘徊了一回，隨又轉念到這樣的青春，死得如此不清楚，不免自覺可惜，便又躺在牀上。那時身子已火一般發起熱來，一連咳嗽了整個曉晨。

以後他有時也念些書，幹些玩意兒，便這樣地，一寸一寸地消磨那寥寂的光陰。